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十四三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舉人臣徐元宸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十三

硃批鄂爾泰奏摺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七年十一月廿五日臣齎摺家人蒙

恩賞銀十兩馳驛齎回

御賜臣寧紬八疋沉香一盒乳餅一匣果乾一匣抵彌勒州屬之樹皮寨臣跪迎至塘房内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啓摺扣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好凡有來引見過往之人朕皆詳細備問知卿精神氣象甚屬壯健光彩實為慰悅之至為
善日强是乃

天道敬誠為養性修身之本乃千古至理二者卿皆得之矣朕復何慮欽此臣跪誦之下不勝感激不勝慚悚在臣志切成人原不敢為兒女態然每奉恩諭入骨沁心儼若跪覲天顔儼若面聆慈訓神與氣結淚隨言下不但臣無以自解即見者聞者亦實不能為臣解也伏念為善日强人道實即天道誠意故能潤身主敬所以復性此正

聖學高深與

天合德而剖析至理

宣示　臣愚所以養性修身者在此所以理人治事者亦即在此　臣雖不敏無所成就然數年以來時時凛

體

寶訓亦稍有領悟精神壯健實倍於往昔而身心性命之際所以深受

殊恩而萬難仰報者　臣惟自知　臣惟自勉此固莫可名

言不容少懈者耳再讀至卿有微過令天下知亦毫不容情之

諭旨敬仰

聖明在上如日中天不以曲直而互易其影如鏡高懸隨其妍媸而各肖其貌功過不相貸恩威必竝施所以造就臣愚

訓厲臣工者至詳且切臣敢不時加凜惕又讀至於卿或有分外希冀等

諭臣不禁神愴在臣止知敬事
一人何暇容心於恩怨然逢迎嫉妬覬望窺伺者實不
無其人臣雖自信亦殊自危我
聖主矜憐臣志為預絕意外之營求潛消難遂之憤怨
所以愛惜臣保全臣者至矣極矣臣敢不益加奮
勵益加儆惕乎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矣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接准部咨奉

上諭鄂爾泰忠誠體國經理苗疆勲績懋著伊曾祖圖

捫於開國時奮勇陷陣效命疆埸忠節炳然垂光行

慶積於其孫鄂爾泰為不世出之良臣祖孫忠良後

先輝映朕甚嘉焉今鄂爾泰奏稱曾祖圖們與祀昭忠寺牌位列銜佐領請照固原提督紀成斌之父守備紀法業恩給誥封贈官之例請將苗疆議敘之案移賞曾祖祖父誥封著將鄂爾泰之曾祖祖父俱照總督加內大臣兵部尚書職銜給與一品誥封其昭忠寺圖們牌位改書新贈之銜入於大臣之列鄂爾泰苗疆之案仍著議敘該衙門知道欽此知照到臣

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臣追憶髫齔時臣父督課之餘諄諄以忠孝為

訓謂身不足學當傚爾祖每言及臣曾祖曁祖父

母未嘗不淚下臣時雖無知一一敬記迄今四十

年來不敢一日忘今荷蒙

聖恩加三世以內大臣兵部尚書職銜給與一品

誥封臣曾祖牌位改書新銜入於大臣之列

寵命自天感泣無地半生難遂之隱願至今日而畢伸

百身難報之

洪恩即累世而罔極聆後先輝映之

温綸何敢負慚燕翼奉祖孫忠良之

寳訓豈忍貽辱祖宗沒齒不忘臣無可寛之一息畢生

圖報臣惟誓盡其寸誠至苗疆之案仍著議叙之

旨伏念祖孫父子業邀非分之

殊榮無惜頂踵髮膚何敷當身之薄效除已經繕疏

卿奏出於至誠朕實知之非常情之套文可比但卿祖

奏謝並陳愚悃外相應懇祈

當年之功績朕實不知若知則早降諭旨矣今卿苗疆
聖鑒俯允施行又本年正月十二日接准部咨奉
議敘乃賞功之典若移封於卿祖則卿祖非不應恩加
上諭數年以來怡親王及內外大臣中數人協贊朕躬
封誥者也不反掩沒卿祖之功績乎不必固辭者
忠誠宣猷為國家辦理政務勤慎奉職甚屬可嘉怡
親王之儀仗著增一倍大學士馬爾賽著加太子太
傅大學士張廷玉著加少保大學士蔣廷錫著加太
子太傅刑部尚書勵廷儀著加太子少傅靖邊大將
軍公傅爾丹寧遠大將軍公岳鍾琪雲貴廣西總督
鄂爾泰俱著加少保河東總督田文鏡著加太子太

保浙江總督李衛吏部尚書查郎阿寧夏將軍西柏
俱著加太子少保欽此知照到臣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自受事總督以來疊蒙
聖諭之褒嘉懼負
知人之哲屢荷
殊恩之寵錫時懷逾分之羞世襲二品之官垂裕後昆
於奕葉

誥贈三代之爵重光前烈於千秋業叨罔極之
深恩永下難酬之血淚今復荷
特加少保器小任大
恩重命輕寅亮之猷實顧名而滋愧凝丞之職竊捫心
而加慚惟有敬誦
王言恪遵
慈訓每事矢之以忠誠勿懈夙夜庶務必勉其勤慎益
凜氷淵除俟開印日恭疏

奏謝外合先一併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爾泰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
奏
覽卿奏謝矣
同日又
奏為
奏明微臣入粵情形事竊臣自雍正七年十一月初

八日起程取道廣南府經土富州等處入粤西境自剝隘地方至百色登舟過思恩土田州屬抵南寧府登陸赴柳州自柳州復由水路於十二月十九日抵桂林省城沿途瘴氣全消且天氣和暖路旁豆麥青葱菜花黃茂緣年歲十分豐稔以故兵民氣象皆甚屬恬熙臣一路接見屬員詢問情事原無所為勞亦竝不知勞所有目擊情形先敬陳大畧看得百色地方為滇粤門户水陸交會人煙

稠密商賈輳集且係行鹽總埠誠屬往來之要衝

經臣

題請將右江鎮衙門移駐於此實所以資控制在撫

臣金鉷之意前欲於對岸之甘蔗園建城修署及

臣親加相度見甘蔗園地面低窪毫無形勢且隔

河背道諸多不便隨擇於現在遊擊衙門左近既

屬形勝亦且高爽今已面商定議不日次第興工

至南寧一府南控交阯東瞰潯梧西接思田北衛

柳桂駐劄左江鎮為粵省要區城垣坍陷墻垛傾欹　臣前據查報業經批司料估茲復率同鎮道週圍親勘實屬應修不可再緩　臣已會疏請題到有旨
旨聽候部覆此外柳州府城頗完好桂林省城甚壯觀至賓州遷江來賓雖容永福等州縣城小而墻低間有倒壞已令隨時修整此沿路城池之大畧也粵西營務廢弛兵丁怯懦見者聞者莫不衆口同聲茲　臣親至粵地始知從前之廢弛怯懦者亦有

由來查通省額兵原不足二萬而提鎮將弁等官私食空糧並捏充公費糧者已不下數千名其管隊領旗等又不敢不分給夥糧兼且一切軍器皆不堪用帳房鑼鍋無一齊備一經撥調將弁先已畏縮僅令現在之兵丁前往兵丁又不甘心以故相與因循遂致漸成疲敝自雍正二年以後侵冒之弊始漸次減除而營伍終未嘗整頓今自提臣張溥有本心之人但恐少偏於柔善前覽御奏能不犯張溥受事以來實心實力不避嫌怨軍裝鎗械已

此病朕即為嘉悅今觀此光景又得一人矣何慶如之

逐件整齊臣隨處考驗弓馬操演火器見各標協營俱畧已改觀而提標則甚屬嚴整即如昨酌派官兵前赴都江時兵丁紛紛告稟俱各願往效力是軍氣已振號令可行但能從此勤加訓練務鼓動其心志將不一二年皆可漸成精銳此沿路軍伍之大畧也粤西各屬土職之為患者少版目所目之為害者多緣伊等平素既能挾制土官及至地方有事又惟土官是問茲不責成土目以故目

久成習肆無忌憚臣是以少寬土官惟嚴飭土目甚是可謂得法也屢據各屬稟報俱稱不敢滋事臣竝未敢過信兹自入粵境隨據總兵官蔡成貴呈報據泗城府鎮安府西隆州西林縣土田州土鎮安州各屬土目各赴鎮呈繳軍器同願永為良民祈請轉達計所覽馬泗城諸地方如此情形粵西通省朕可無慮

欣悅

矣

呈繳鳥鎗共二千二百四十二桿腰刀共四千零七十二口標子共一萬零一百七十五根弩弓一千七百零一張據稱尚有未及繳到者容即陸續

全繳本職現俱查收請將鎗刀揀好者給新兵領用其餘遵示解交司庫備用等情而思恩南寧太平各府屬土目竝約集千餘人遠出迎接俱隨行數日看此光景似漸有回心向化之意臣俱犒賞開諭宣示
皇仁各懽忻領受而去此沿路夷情之大畧也粵西土府州縣以及峝寨等司共計五十員俱隸於南太思慶四府半係狄青征儂智高時所留守半係王

守仁征岑猛時所駐防其中良頑不一賢愚各異從前諸流官但知利其貨財竝不示以統屬即或繩以法紀亦竝不禁其殘苛土民目無流官土司心無大吏愈遠愈疎日久日玩故即該管府道有竝未一見土屬者此邊省之通弊亦不獨粵省為然今臣赴粵自百色以至南寧四府五十土員內除現未承襲及因事叅革之五員外其餘無論遠近俱經齊到匍匐叩接踴躍隨行臣一體傳見宣

示

聖主一視同仁至意曉以禍福喻以人禽內有昏庸不能約束乖張不恤夷民躭酒好戲一任頭目驕縱癡獃敗家亂宗者共數人臣復指名申飭更詳切開導該土員等聽聞之下叩頭有聲齊稱誓當圖

報

國恩不敢有負訓誨直隨至賔州始皆退散臣看各土員內竝無獷悍之人只須教以禮法不須示以

威嚴惟一二地方有應改移歸併者容臣再加詳
覲此而不快暢者惟木石耳
酌此沿路土官土司之大畧也粵西地土肥沃寬
平不讓內地諸省從前頗側險隘之說皆屬虛揑
臣經過柳州府直隸賓州即就目所親見可耕種
者已不下數十萬畝提臣張溥言伊巡歷所至如
此類曠土仍不止數倍閒棄地利誠為可惜昨歲
撫臣金鉷赴粵與臣言及欲仿屯田為足兵計臣
云兵少不妨請添開墾之實應力行屯田之名不

必立今臣親至查問知開墾一事尚竝無成議是務當及早經畫者至額荒田地雖亦經報墾首熟然細加察訪紳衿士庶尚多不遵限首報或將未首之田指為老荒具呈報墾或將新墾之地匿其大半僅首些些微地方官或有糧册而無田册縱使稽查不難指東話西甘蹈欺隱臣業檄令藩司通飭各屬先令戶書開明各里各甲查出業主正姓的名弔驗文契有無帶荒字樣則欺隱自出凡有

報墾者地方官即就查勘如果係無主老荒或有主而無力開墾者方給照許其開墾如以熟田混報新墾治其詐冒之罪倘堅不首報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即變價入官給賞首告之人仍治欺隱之罪按年照追籽粒則原報荒額庶可以補足又民屯田地雖分里甲立有戶根然半係地棍勢豪包納侵肥業戶之正姓正名糧冊不得而考業戶之額糧多寡本人竝不得而知於是姦徒立一戶根

以為網利之計胥役見無冊籍恣其舞弊之端應急為清理勒限速著過户查照推收畝數清冊按伊糧額各立户名不許捏名詭寄庶奸徒無從包

是但必須得優員清查若徒事首報告發恐未必能徹底清楚也此乃朕偶爾之見解惟卿酌量措置可耳

侵而地方官之催徵亦得實據臣仍當不時查催總不敢少有諉卸此沿路地土之大畧也粵西水陸處處通達如自百色抵南寧由潯梧平樂以至省城俱可行大船但路稍迂遠自南寧登陸至柳州計七日道路寬平數輛車亦可並行即自剥隘

至百色之陸路從前甚屬險窄今知臣經過獞人等爭先開修已成大道獨由柳州至桂林之水路陸路俱有阻隔往來不便查自柳赴省陸行三日可到只因細路崎嶇無無舖店行人遂視為畏途欲事開修殊非難事至於水路係自府城登陸四十里至雒容下船經二百二十里抵蘇橋復自蘇橋登陸六十里至省城計程不過三百二十里須行六七日者緣河面雖寬然灘淺沙淤從未疏

濬日有停擱俱係水手下水推行即寒冬以為常

臣隨處詳勘竝細加詢問知不但開挖此河甚易為力且自柳至省原直可通舟不須逐節登陸查自省城河塘起至分水塘以東雖有牛尾陡馬溜陡等名共九處内惟廟門橋陡社公陡二處應修老虎跳曬禾坪等處有石應鑿自分水塘以西均係順水半屬深寬内惟鱣魚黃泥二陡應須整理外共有低橋三處應須改造統計工料需費無多

若此河一通不獨商賈便利且附近田禾皆可資
灌溉臣已面商撫臣切囑兩司即令委員勘估擇
卿等若有不能即請動用正項此等之費乃朕所樂為者
日興工此臣等力所優為者竝不須動項其大學
士陳元龍所條陳之陡河已經報竣臣擬於正月
十七日自桂林起程再取道親勘倘有未協仍令
加工修築務期堅久此沿路水陸之大畧也至塘
汛郵遞半多懈弛墩臺房舖半屬草率臣已嚴飭
通行其文武官弁於沿路驗看竝封印後來省接

見者已十居八九容臣實據所知合之查訪將賢
否優劣分析開揭續呈
御覽所有徵臣入粵情形合先繕揭具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嘉悅覽之
同日又

奏為敬陳水利併改河道事竊照雲南府屬之宜良縣原有水道其在縣之西者有湯池龍泉一十八村之田畝悉資灌溉不過修整埂壩開濬河身便可無水旱之虞其在縣之東者有赤江一道發源曲靖穿過陸涼流於該縣達於潡江原屬巨浸但江深岸高無濟田畝狗街六村計十五里向無水以供栽插業經臣於六年冬檄令該縣相其水道開引孫王吳營之水以灌田赤江以東亦現受其

利獨縣治之東赤江之西自黑羊村以至水趕村共四十餘里從來無水田畝不下萬頃每栽插失時所收歛薄約計十畝尚不敵縣北之一畝 臣查宜良河陽交界地方有陽宗海寬十里南北長三十里其深莫測前明有糧道文衡者曾開窍此水穿山過箐從湯池已至黑羊村今雖稍淤田畝猶賴以利濟 臣諭該縣前人既可行之於前今人何不可踵之於後縣北之四十餘里既可窍縣南之

四十餘里寧不可鑿乎若能開至水趕村通赤江其利濟甚溥仰即傳集紳士耆老公議開修去後續據知縣邢恭先禀稱奉諭之後即集闔邑士民公議疏鑿俱各歡忻踴躍業擇於十月初三日興工日有十夫各開各界並不要工價但須接濟食米等語及臣赴粵之便經過該縣親加查問薄示犒奬士民鼓舞倍常約於歲底春初即可以竣事但北屯疏濬南屯開空共計八十餘里不無傷損

民田應俟事竣之日或抵補或開除或給價務使

極好之舉

地無遺利而民享其成此臣之所至願也至於通粵河道自滇之阿迷州直達粵之八達汛中止有土黃一百數十里之陸路前經臣

奏明今查得由飛塘至八達河止計水程二百四十里水勢平緩易於疏鑿大可行舟由八達河登陸至土黃計一百八十里下船直通剝隘百色計水程六百九十四里與其歷諸險灘至阿迷州登陸

六日方到雲南省城不若由八達河下船至飛塘登陸由廣西府至省城計程亦不過六日既險易迴殊且工費懸絕臣隨於途次面交廣西府知府周埰令將廣西府至雲南省城六站陸路修整寬平務使可以行車復札諭糧儲水利道黃士傑令於此一百八十里陸路兩頭葢車店兩處共打車一百輛買大牛一百條委妥人照管以便載運錢銅招引商賈至此條陸路原係粵西西隆州地界

自八達至馬蚌四十里有塘房可住須添蓋牛棚二十間自馬蚌至古障五十里亦有塘房須添蓋牛棚二十間自古障至央達六十五里無屋可宿須蓋塘房十五間牛棚二十間自央達至土黃三十五里須蓋塘房十五間牛棚二十間業經檄飭西隆州照站起蓋並令該道一面差人支取臣存庫養廉銀照價給發茲據知府周採稟報至省陸路業遵諭逐一修整平坦寬濶牛車可以通行又

慶快事也向聞此路甚屬險峻未料如此輕易就緒可

見總未有實心辦事者之所致夫工人其代之原不誤也據糧道稟報車已打造牛已買備其河路船隻早已足用等語其塘房牛棚現又飭催西隆州作速興造緣為滇粵通道計臣不敢少有將就事期可久不得不更為通酌者也合併繕摺具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是當之至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黔省苗疆自開通之後楚省舟楫已可直達清水江來往客商現今稱便而古州八萬有都江河道上可至黔之都勻府下可至粵之柳州府等處船可通行既便且近因向有原未招撫之定旦寨及來牛寨兩處生苗尚在阻梗經臣密飭該文武綏待務俟營制既定諸務就緒然後相其順逆

一舉可畢業將大槩

奏明在案今古州一帶現在安塘設汛并設流官管

轄化導而定旦一寨前據密報復有伏草截路傷

害放馬苗夫之事是剿之有名機不可緩但查定

旦來牛之後路俱緊連粵境非粵兵協進難以閧

通臣巡視粵西查得柳州慶遠二府計程到古州

緩不過十餘日抵南寧時隨調撥左江鎮標兵三

百餘員名至柳州時又派調提標兵七百餘員名

慶遠協兵二百餘員名并令酌帶土兵檄委慶遠協副將潘紹周永寧營叅將施善元統領前往古州諸葛營會同黎平協駐防彼處副將趙文英查勘河道便剿定旦又撥粵撫標兵三百餘員名實州營兵二百餘員名徑由荔波縣屬之三岔前進平守地方并准趙文英檄調都匀協兵三百餘員名亦前抵平守兩下會合堵禦定旦帶勦來牛俟事畢後即令開通河道會同踏勘黔粵二省當於

何處分界兩省地方應於其某處設汛各需兵若干各於何營抽撥定議通詳酌奪在懲治二苗寨原不須多兵臣所以撥派稍多者一則為開通兩省河道計二則粤西弁丁向不知兵事既令其學習行走以鼔其志氣兼令黔疆苗衆知粤兵聲勢呼吸可通並以懾其膽而消其萌亦殊為兩益也再黔省各處苗情大局俱屬帖服惟古州之車寨諸葛營舊為伊土今既就地建營現雖外甚恭順

未免中懷耿抑清水江之雞呼黨數寨原與公鷙合款習氣兇頑公鷙雖平餘黨半在暗地勾結亦情事所必有臣屢經切札囑撫臣張廣泗并鎮將等官加意防範不可姑息兹臣赴粵於途次先後接據總兵蘇大有呈禀准張廣泗札云十一月初間有雞擺尾大寨苗頭數人來營報稱有雞呼黨等寨潛相糾結欲來偷刦苗等勸之不聽特來密首蘇大有當即准備果於初六日夜潛來營盤左

右窺探見有防範不敢肆惡猶於遠山舉火呼跳
追至天明遣發官兵數百名沿山搜逐衆皆奔竄
擊殺頑苗數十人我兵亦帶傷二人續據探報頑
苗自奔竄之後不敢復來而附近寨分有被其廹
脅者恐并連累俱赴營洗白確查倡首者只有雞
呼黨東庫夭蜡黨宜四寨現亦畏罪央人求饒情
勢不過如此無煩籌慮等情又准提臣楊天縱咨
同前事并令更替補數官兵前往等情各到臣隨

經札囑蘇大有等倉卒之際良頑未分驟爾進勦
反滋惶惑務查實順逆先明白曉諭與別寨無干
然後指定雞呼黨數寨盡力懲創即縛獻哀乞切
不可輕聽去後復札覆張廣泗前公鵞寨原未盡
勦餘黨思欲報復故必煽惑勾結且雞擺尾等處
近聞赴省叩見而獨雞呼黨不前其機已露故預
料其不無反覆前在黔時欲一併勦戮者實非忍
也今自作之孽何用姑息倘再縱惡致多效尤是

不殺少而殺衆名為用愛而實殘故未經化導而抗拒者情有可恕業已歸嚮而反覆者法必當誅雖反覆者只三四寨而漸不可長萬不可因事易而輕忽視之且現因開通都江調發粵兵至古州諸葛營協同辦理雖清水江無需粵兵而正可遥作聲勢事機難預定可就近酌行等語札覆去訖至於古州之車寨現雖毫無形迹然不可不預圖

臣已密諭副將趙文英令於進勦定旦時親領千

餘兵離營却於附近埋伏諸葛營內故示以單弱以覘其動靜倘少有反覆即回兵嚴勦若果歸向甚堅則萬不可輕舉臣看趙文英頗知機蘇大有實能事粵副將潘紹周雖少歷練然志氣可用佐以叅將施善元久經陣戰能識緩急此三事料可計日告竣所有撥派調度情事理合繕摺陳明謹

奏

大局業已蒙

上天慈恩盡屬妥協矣似此細端猶在卿酌量詳慎不可少忽以貽後患然古州一事朕終不敢信其久無他變也卿其誌之若能始終如今日之妥帖誠出望外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粵屬荔波縣之高黑寨上林縣西撫之六便村二處蠻賊荼毒良善禍害邊境罪狀雖異惡蹟實同臣先後檄行發兵懲創業經

奏明在案續據副將潘紹周等禀稱躧緝得蠻賊等
藏匿洛崗巢當即會同賓州牧王琠督兵攻打賊
復潛遁嚴令官兵加謹搜捕守備許應虎等於十
月初八九兩日擒獲男婦五十餘人又獲窩賊樊
國珣并其妻媳孫女八名口俱交賓州收審訖又
於十四日據三鎮土舍等報西撫淥村山上隘口
有賊潛匿隨即督令官弁兵役四面分佈將淥村
山團圍搜擒職等從洛崗移營督兵會捕十五日

漢土官兵奮勇直上蠻賊開鎗迎敵當被土兵鳥
鎗中其右乳從崖上跌下當即氣絶據鄉練人等
看視稱係賊首樊匡料各皆憤恨切齒欲分啖其
肉而甘心職等恐其不確令營兵有目識匡料者
識認咸供稱無異隨即梟首呈驗繼據報樊李王
在龍霸巢地方藏匿隨即親督弁兵於二十二日
追捕已將樊李王擒獲并擒幼女一口璬死伊子
一名其餘黨羽仍令官兵嚴加搜緝等情到臣臣

查撫民之名始於明代王守仁在當時原未加懲創故至今猶敢肆兇橫茲賊首樊李王等既俱已

可喜事也

就擒則西撫一帶得以漸次布置矣至高黑寨蠻賊梁總綱等懼罪潛逃遍緝無蹤其附和之衆俱經撫諭安插現議於寨內摩猺村安設營盤於村外路口各處分兵防守將寨改為高黑汛令城守

一微員彈壓不覺少單弱乎

千總一員帶兵暫駐并會同貴州獨山州之爛土司設法緝捕而撫諭安插之衆俱各矢誓歸誠願

協力擒拏如有隐徇自甘寸磔并出甘結木刻交
縣備案臣已飭令建造營房留兵防守並將該寨是須防其意外
好田土招民領種仍通行各屬務將賊犯實力躧緝
獲解去訖是巢已盡毀地已改營賊既無歸路亦
難有去路游釜之魚料不能漏網也臣查粵西一
省𤢊獞為害實不止此二三處而慶遠思恩柳州
三府直隸賓州一州為尤甚蓋土地荒僻易於遁
藏又有地棍劣衿為之黨羽根蟠蔓衍遂日久難

制若因擒治數起案犯即以為兇頑震帖僅見通衢附郭良民即以為地方樂利恐當此少有懈心日後轉須費力密飭嚴拏固未可以暫忘者臣在滇署業經通檄各屬並不時訪察兹自入粵境復沿途細加查訪凡素行不法之棍霸亦稍自斂戢並有自行投首者槩許以自新其兇惡不悛斷難寬貸者如賓州屬之獞棍韋學祖石良玉號稱南北二霸殘虐鄉愚魚肉良善附近被害者並不敢

訴告恐官不能治反遭其毒手臣過思恩時據報
業將韋學祖獲禁其石良玉經嚴諭該州縣勒限
拏解現據禀報亦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擒獲到案
又南寧府屬宣化縣之武生梁愈棟窩强匿竊無
惡不為伊子四人並為盜賊大為地方害亦即檄
拏審究又直隸鬱林州屬之衙役何清等七人藉
端勒索嚇詐鄉民臣訪有實據隨經密飭拏訊以
上土霸惡衿蠹役等特先為懲一儆百計此外尚
好此輩當盡法處治之

多務當嚴飭嚴拏以靖地方者也至若慶遠府之宜山縣屬有南巢西巢北巢四面險阻惡獞盤踞其中時出刦擄雖隸宜山縣管轄而與南丹東蘭那地三土州連界潛没出入縣令不得制今東蘭州既改流非設兵駐防不足以資彈壓又柳州府之羅城縣屬有通道崗馬等寨巢穴深險隘口窄狹惡獞時出而擄掠兵役不得入而盤詰該地方文武皆能知其詳臣擬於要隘處所先密設塘汛

以稽其出入以斷其搬運順則示撫抗則立勦現

與撫提二臣會商酌議並一切添兵移營及米穀

礦廠等事俱容臣虛衷商問細心斟酌再當次第

請

旨遵行外所有查訪擒拏大槩合先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好應添兵弁處自當奏請添設不可將就從事

欣悅覽之

同日又

奏爲廣南土司土目投見歸誠事竊照雲南廣南府土同知儂繩英犯法擬絞業經監斃其妻嚴氏撫幼管事其權俱歸土目其四大頭目曰內甲曰總管曰板欄曰內兵其板欄有陸順達與其子陸尚安等互相濟惡官府傳喚從不入城即偶至城外亦必帶兵四路埋伏其於村中占奪燒搶種種不

法曾於康熙五十六七年間各頭目遍起土兵圍城幾陷亦惟事隐忍不可奈何及經臣出示明書陸順達陸尚安等名曉以改過從寛怙惡必戮大意後亦稍知斂跡臣於雍正五年八月初一日覆奏陞任廣南府經歷吴啟文摺内

奏明荷奉

硃批覽此奏朕明悉矣次第緩為之卿自有斟酌道理朕意凡煙瘴之地改流極宜詳慎欽此臣即密諭該

地方文武外示寛容密為防範以便緩圖今臣巡
視粤西路經廣南預行檄飭經過地方凡土官土
目人等俱來聽宣示
皇仁予以自新之路開其遷善之心如有隱匿不出者
定行嚴處去後到處土官目民人等無論遠近盡
來投見臣隨加奬賞勸諭於十一月十九日將至
廣南即有儂繩英之妻嚴氏同其姑禄氏率領伊
子儂振裔並四大頭目等泥首郊迎臣於二十日

逗遛一天盡傳至行署面加開示若能改過自新已往不究若仍蹈前非即嚴拏正法該目人等無不感激泣下誓為良善內陸尚貴一目前歲征勦八達寨時曾調領土兵奮勇效力業造入軍功冊內今因其來見賞以紬緞銀牌等物竝令以外委把總隨營行走一以示奬勵一以便指使陸尚貴涕泣叩頭感激悅服時陸尚安一目猶畏罪未出及至次早將起行陸尚安投到俯首請死臣歷數

其惡故作必殺狀竝令其回寨預作准備以待屠
滅而陸尚安叩頭設誓願永作良民懇隨赴廣西
隨回雲南以效犬馬追隨行兩日已入土富州境
臣始許以不殺令一聽流官約束時土官母子竝
大頭目人等俱在臣復剴切開示令其各回大衆
感謝皆有依戀之意葢廣南夷患不在土官而在
土目夷民受其殘虐而無可告語者已非一日故
是當之處不勝批諭惟以手加額感謝
上天
深有望於此舉而羣以為大幸也隨抵土富州該

聖祖之默啟卿畏卜
土州沈肇乾力疾遠迎匍匐道左夷目人等無不
懽躍臣亦加以奬勵諭令管轄地方各安本業伊
等皆知感戴聽受惟謹嗣於十二月十四日行抵
廣西柳州府據廣南府知府賈秉臣廣南營叅將
馮鸞禀稱有撫幼管理廣南府土同知事務嚴氏
率領土目親具印呈内稱自大憲節制撫恤漢夷
同視近來年豐時和祥瑞疊見幸逢巡視粤西沙
儂今日見天敢不及時向化氏雖女流亦具天良

誠心愛戴情願於原納額糧一千八百二十二石零外增輸熟糧一千一百七十七石零共足三千石又廣南府向無城郭願捐已貲建築城垣一座不敢派累夷民以報
國恩土目陸順達等衆志如一懇恩轉達等情又據廣南府富州土知州沈肇乾亦具印呈內稱自沐
聖朝覆冒生齒日蕃荒土漸闢兹逢大憲冒瘴衝煙為民籌畫雖屬土夷亦具天性情願照原額秋糧三

百六十六石零外增輸糧米六百三十三石零共足一千石以供兵食又𤰞州向無城垣願捐祖遺貲財在歸朝地方建城一座以固邊防職屬九苟土目頭人方準矩等紛紛踴躍各各傾誠永願為
聖世良民伏乞轉達等情又據馮鸞禀報有廣南老土目陸順達面禀今蒙大憲巡歷恩威普著合門感激不殺之恩謹繳從前收存大礮一座過山鳥一
尊願永為良善此外尚有大礮各頭目情願總繳

伏乞賞准從緩查出一并繳上再廣南土目俱已到齊惟陸尚元盤踞彌勒灣地方從不進城今又未到現已嚴檄土同知飭查另報各等情到臣臣查雲南廣富二土司地廣田肥不讓内地廣南一營兵米歲需不敷仍須採買而接壤粤界沙儂素多仇殺又竝無城垣可資防禦目前雖屬寧帖終非久遠之計臣曾委員料估城費即石基土墻亦需一萬餘金而廣富糧米頗多即加增一倍亦甚

屬從容今該土司目民人等既自樂輸將願捐建
雖出伊等至誠但此城不可聽令捐修當請動正項修
造自應批准令其據呈通詳其陸尚元一目獨未
理可備叙情由引朕諭旨具本題奏
投見未可竟置不問臣已批令先行開導予以生
全倘敢有頑抗立即擒治蓋從前原不妨寬緩以
待徐圖此時則務當嚴急以齊衆志陸尚元固無
能為恐將生衆目之心也其土同知嫡子儂振裔
年已十六例應承襲管事臣已批令取結具詳並
不許令伊有絲毫雜費去訖至於廣南一營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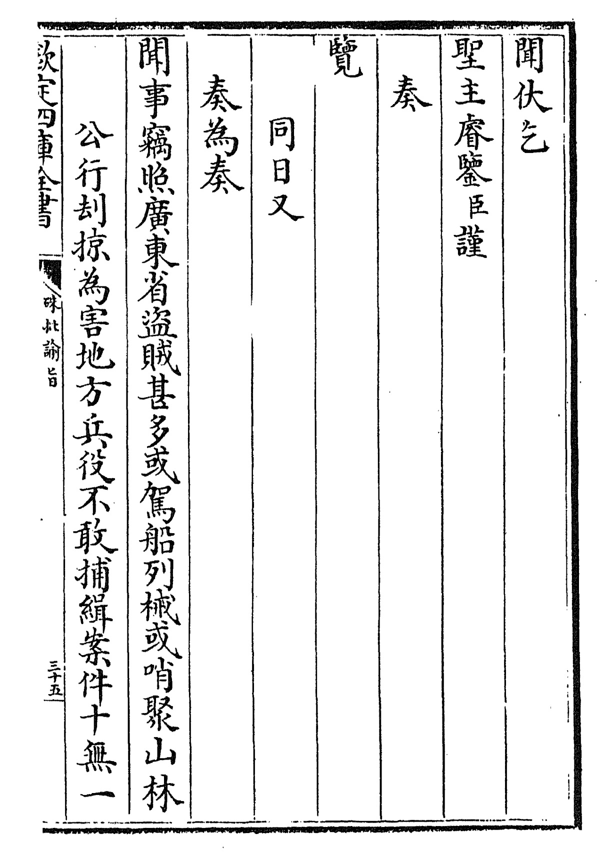
遼濶汛廣兵單實不足分布彈壓按舊制廣南營屬廣羅協兼轄係臣衙門統轄並不受開化鎮節制是以遇有事故呼應不靈彼此推諉以致日久廢弛查廣南府離省城十二站離廣羅協駐劄之廣西府八站而開化府一鎮離廣西府廣南府皆止四五站較論遠近此一協一營自應歸併開化鎮管轄庶便酌緩急以資調度且此一隅係三省交界極邊之地今統歸一鎮則黔有安籠鎮粵有

右江鎮與滇鎮三方犄峙連絡聲援亦足以建威消萌永謀寧謐但道里形勢臣尚未周悉或將開化鎮竟移駐廣南將副將移駐開化或將廣南改協廣羅改營兩相調換容臣詳細籌畫再當會疏題請

旨遵行除輸糧數目及建城日期俟詳到

題報外所有廣富二土司土目投見歸誠情形合先繕摺奏

是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廣東省盜賊甚多或駕船列械或哨聚山林
公行刦掠為害地方兵役不敢捕緝案件十無一

結臣聞知最確前廣東督臣郝玉麟過黔時臣曽
囑令振刷措置漸為消弭并於欽遵
聖諭與郝玉麟講論事宜摺内
奏明至廣西省雖未聞有匪黨聚衆而接連東省州
縣及土屬地方不無兇犯逃竄潛匿復經臣通飭
各屬密訪嚴拏在案兹臣抵桂林省城後於本年
正月初二日准督臣郝玉麟咨會上年十二月初
五日據肇慶協副將李建功探報肇慶府屬恩平

開平等縣地方有姦匪聚衆不法散布偽劄當即委員領兵前往搜捕陸續據報獲解姦徒四十餘人隨經飭審究擬今餘黨已散地方業已安堵惟訊獲犯梁子賓供十月內有東安縣李梅說八月裏往廣西大倫地方見一箇姓文的說他哥子現在陜西要圖大事招有許多兵從廣西就到廣東楚震公就是姓文的弟郎還有一箇和尚叫智開曉得法術臨陣能使人昏迷八卦圖寫羅平二字

係取來作旗號劄付係紅白藍各色等語希即密
查大倫地方有無姦匪潛匿境內并飭各屬嚴行
稽查防範等因臣看來咨內所開大倫地方並未
訊明屬何州縣惟查梧州府屬之北流縣屬現有
大崙墟地名隨密檄司道及府州等星速查拏并
咨覆督臣郝玉麟去後旋據泗城府知府祖良範
稟稱十二月十二日據武舉岑映翰稟本月初十
日陡有羅安面遞稟帖係班康吳順黃全羅安名

字俱是府城素不務業之人折看都是不法之語不勝駭異武舉世受
皇恩粉身難報因兄映宸不肖改土歸流猶蒙准予存祀日前叩接督部院又蒙訓誨獎賞聽受之下感泣無已今班康等自已為人所愚又來哄騙武舉為禍不小特將原禀呈電等語隨問岑映翰供據羅安說為首的人本姓韋係土田州人自稱李天保現住在田州街上去來不定他叫我來說若要

做官㸃十二兩銀子給李天保討一張劄付來就
可做官了武舉假意對他說有此機會是極好的
事我差人同你到李天保家討了劄付回來再作
道理他信了武舉的話還在武舉家住著求將羅
安暫緩㸃訊且令伊同家人往田州取討劄付等
他們去後武舉帶領親信家人隨後趕去出其不
意一鼓擒捉等語畢府隨將計就計令岑映翰前
去擒㸃岑映翰打發家人同羅安去訖於十四夜

又據岑映翰首報有一人名蒙薦帶有劄付一張來招家人班良班良告知武舉蒙薦現住府城相應出首等語隨即密拏蒙薦訊供是泗城人今年四月内到田州撞見李天保說玉皇大帝二仙娘娘來點化他賜有玉符使法跟了他就有官做故此小的跟他的他平日來往的都是田州土人零星散住約畧也有五六十人記不得他們名字小的曾向李天保說起欠班良八錢銀子至今不得

清還李天保說你招他來做官他看見有劄付這銀子就不要還要另外送你銀子故此替他送劄付來的等語又搜出牌一張符咒五張據稱做護身的俱係零星破紙畀府一面將該犯嚴禁一面出示曉諭倘有被其愚惑者自首免罪合鈔原稟劄付呈報又據田州土知州岑應祺稟稱奉泗城府牌委十二月十八日夜協同泗城武舉岑映翰拏

岑映翰可嘉之至賜給千金以示鼓勵度其人才可以委岑映翰同幹役往田州查拏李天保等一面出示曉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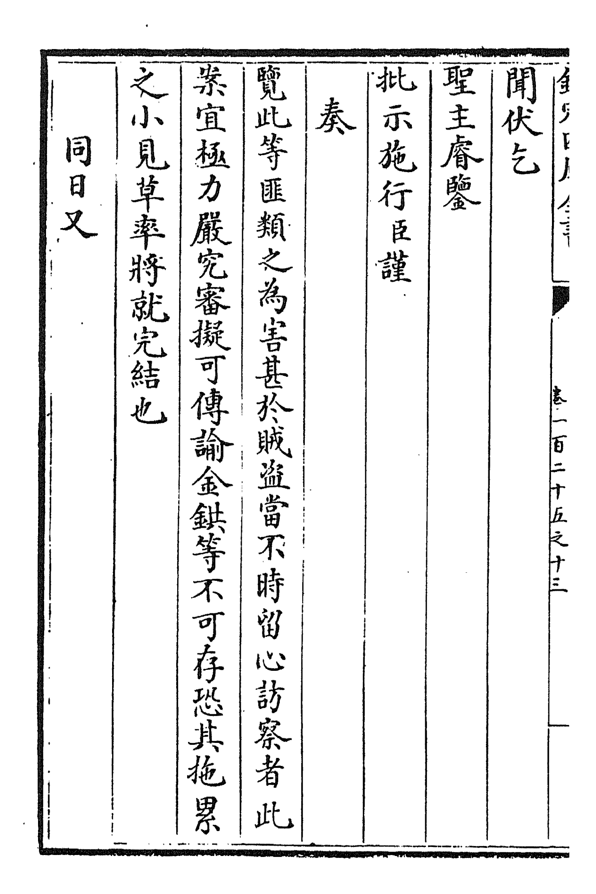
如何加恩處奏朕知之

獲匪類李天保徐名年班康等三名并歇家楊秀
陳良黄寄三名起有偽劄字紙訊據李天保供係
思恩府屬歸順土州人徐名年係廣東高州府電
白縣人今住太平府屬鎮遠土州地方班康係泗
城府人當將現獲匪類歇家羈禁聽候提訊偽劄
字紙稟繳右江鎮合具稟報又據右江鎮總兵官
蔡成貴稟稱李天保假此劄付愚弄土人圖得財
物其偽劄内皆先塡註姓名然後授劄附和要犯

有吳順黄全勞有功黄結現在密拏偽劄畧檢二張呈閱各等情到臣臣查李天保潛匿田州私造符印分發偽劄劄内偽號曰開平元年即據各禀稱李天保貌同乞丐畧無人形而此等匪類若不追究根由剪除餘黨何以安定良民東西兩省之案是一是二尚未供出隨行廣西按察司移會右江鎮并行泗城府及土田州迅提李天保等各犯公同會訊果係何人造謀糾夥稱皇假號何人偽

造印信劄付同黨實有若干人廣東省謀為不軌之犯是否即係伊等一起大倫地方是否即係北流縣屬之大崙墟抑或在泗城府及土田州所屬境内文姓是何名字現住何處楚震公與和尚智開曾否識認選差兵捕追拏供出夥犯務獲一併訊取切供詳解撫臣親審明白請

旨正法發落外所有廣東省查拏匪類廣西邊境拏獲姦匪現在飭審緣由合先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

批示施行臣謹

奏

覽此等匪類之為害甚於賊盜當不時留心訪察者此案宜極力嚴究審擬可傳諭金鉷等不可存恐其拖累之小見草率將就完結也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前臣請開黔省鼓鑄摺内荷蒙

硃批欣悅覽之向聞黔省從來不用錢文今似此得無

可通行乎欽此伏查向來黔省並不用錢文者既因

錢文無多兼因苗猓獷悍習慣逞兇但見財物即

行搶刦錢質沉重更不便攜帶又因糧食買賣熟

苗以錢交易者漢民或昂其貨物或虧其錢價故

彼此俱不用錢由來已久今數年以來仰賴

聖恩苗民向化道路坦行搶奪之風已息錢文之價甚平不特往來旅店銀錢並用且有商賈於滇省馱錢至黔換銀者是

國寶漸可流通自應乘時鼓鑄據臣愚見擬於開局之後不特各役工食及驛夫等項俱應發給錢文而支領兵餉亦須以銀八錢二或銀七錢三搭放即漢夷零星糧折亦令其銀錢並納則上下通行遠近散布錢文自無壅滯矣再黔省礦廠雖可有

成效然經理方始尚未敢驟定規條如商民獲利太微則開採者稀少遠近脚力太重則販賣者退縮須權其所出之多寡工本之輕重䭾載之遠近大局不可分歧而調劑須别高下必使民間於工本之外尚有利息而在官所收銅鉛亦必各有贏餘則上下均受其益方可以經久臣已批示委管廠務各員去訖容臣由粤過黔時再面與撫臣及司道等細心酌量妥協再行

題請外所有黔省錢文可以通行緣由合先繕摺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欣喜覽焉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十四

硃批鄂爾泰奏摺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謹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臣齎摺家人蒙

恩賞銀十兩馳驛齎回

御賜臣

御書福字一幅

御書對聯歲歲平安節年年如意春十字平安如意荷包一箇堆錦荷包一箇内貯金錢寶玉等各十四枚哈密瓜二圓文旦四奮柑紅柑盧柑甜橙共一箱各種敖爾布哈一匣奶餅一匣鹿尾十條樹雞六隻野雞十隻細鱗白魚二尾多樂魚二尾鹿肉十四塊鹿腸二副抵廣西省城臣隨郊迎至行署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啓摺扣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好卿好麽新春新囍諸凡平安吉利如

意也欽此又恭奉

聖訓摺内荷蒙

硃批欣幸覽之此實卿忠誠之所感名非朕推美於卿

作違心之諭也然

上天賜佑之德朕亦不敢矯情謂於朕無涉葢君臣之間

若少不能視為一體則為庸主愚臣矣同囍二字實

為通論餘無可諭欽此伏念臣身在萬里心依

九重感

聖恩之逾厚顧臣職之匪輕每自省自訟斯懼斯慚雖

時敬體

天心未能步趨一二幽獨之地只應自知兹跪誦同囍深

維一體心馳神悚復不禁涕淚之盈襟也至諸凡

平安吉利如意臣自赴粤返滇周行四省氣候各殊水陸迭替不但臣身體強健精力倍增即隨從二百餘人竝無一人疾病而人情和悦氣象光昌一切舉行半多順遂惟

聖主之賜直遍及庶人臣之慶幸實有莫可名言者若

恭逢

至聖之主而猶無所領受顧自安於愚是為下愚不移者臣愈知所以自處矣再臣恭報三省秋收摺内

荷蒙

硃批以手加額覽之朕向來深信

天道捷如影響今歷覩滇黔之賜應實愈加親切倍增寅畏也不但當世封疆大臣起奮勉效法之心即將來奕禩膺父母斯民之任者亦莫不興感忠誠任事之念也卿之功大矣

上天

聖祖賜朕之恩厚矣我君臣惟愈加敬謹以仰報

天
祖之罔極耳期共勉之欽此臣捧讀數四悚惕汗流伏惟
天道無私人心有著敬謹所以修身寅畏所以立命但能
深喻影響自必各起奮興在
上天之鑒察貽垂固至公至信實
一人之憂勤惕勵必敬必誠如微臣者雖立心行事不
敢自甘暴棄然數年以來所以少有進境者實惟
聖訓之裁成而無他學問感切忻幸更有出於

恩光榮寵之外者捫心自審殊未敢稍有欺飾以上負

我

慈父也忠誠敬謹務期終身勉之當世奕禩益非所敢

計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矣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巡視粵西行抵南寧府接據雲南布政使張

允隨禀報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戌刻見一星

從東方起色正黃其光熊熊煌煌並不芒射較衆

星獨明潤而大嗣後每夕見光色相同兵民共覩

額手懽忭等因臣經諭令查明分野詳考典籍敬

於

御賜臣古今圖書集成内確查詳核續據稟覆查得十一月十二等日歲星昏出躔度井水宿為升殿屬雲貴川陝分野又查天官書云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又云色光明潤君壽民富主福主五穀又云星色赤黄而沈所居野大穰又云其色明而内黄天下安寧今按雲南所見星象方位正是歲星呈祥占為人主仁德同天錫福無疆百姓安寧五穀豐稔實為瑞應等情臣經告知廣

西撫臣金鉷等據稱查天文考瑞星者五行中和旺相喜合之所生也王者德至於天則見其星有五一曰景星二曰周伯三曰含譽四曰格澤五曰歸邪唐時李淳風瑞星辨有云周伯赤色光潤或黃如橘按之滇省所見星出東方黃大而明潤無芒以其狀則與黃大如橘相合正係周伯瑞星不得指為木星等語該臣學識淺陋負慚管窺未有確見不敢妄擬但其色黃大明潤創見罕聞即為

歲星亦實屬上瑞且臣自粵起程由黔旋滇一路雨暘應時風和氣暖遍閱郊原豆麥菜蕎茂盛非常而滇省春熟尤較往年加倍其蠶豆一種據農民親說可抵二三年收成小麥現已將穫早田俱已插秧是時和年豐已兆瑞應惟一人之憂勤俾萬姓以樂利臣得親際其盛感激慶幸實莫可名言也再據張允隨詳報臨安府屬新平縣於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慶雲再見歷午

未申三時臣雖未經

題明亦竝不敢隱匿在

聖天子精神上格德澤遐敷符驗自然盈寧永賴迄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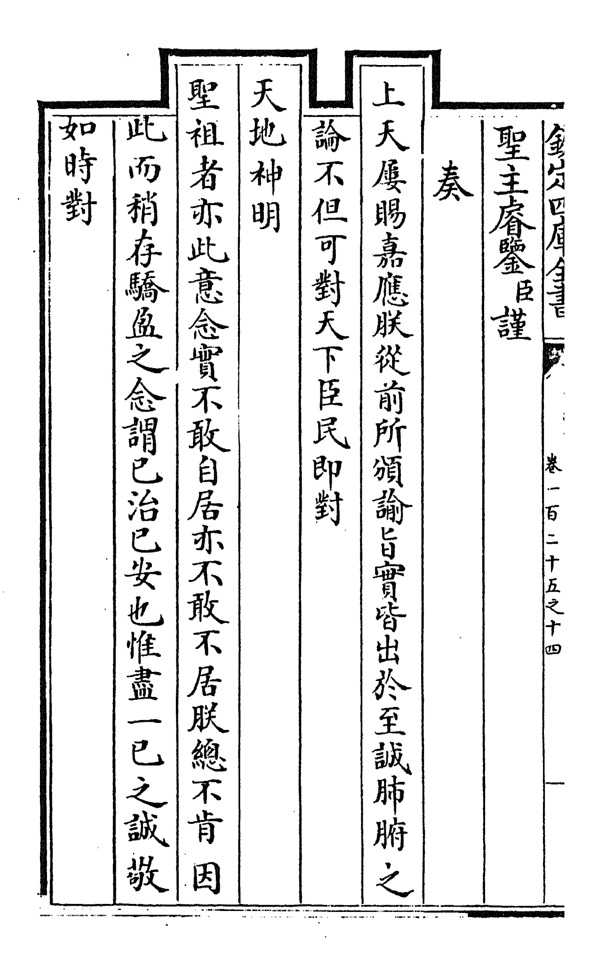
八年無論文武官弁感奮圖報即漢夷童叟皆激

切輸誠此非臣之私言亦非臣所得而私言者

天心可見人事宜修臣惟有時深敬畏以自勵自省已耳

理合繕摺一併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上天屢賜嘉應朕從前所頒諭旨實皆出於至誠肺腑之

諭不但可對天下臣民即對

天地神明

聖祖者亦此意念實不敢自居亦不敢不居朕總不肯因

此而稍存驕盈之念謂已治已安也惟盡一己之誠敬

如時對

聖祖君父朝乾夕愓以仰邀
上天之慈佑鑒照耳然實頼卿等内外大臣一心一德協
賛朕躬之不逮以利益蒼生也期共勉之
同日又
奏為海口興工神龍示現事竊滇省為山多水少之
區水利尤宜調劑其無水者固須相度水源疏通
灌漑而有水之地又慮沙壅水溢漲没田禾查雲
南府昆明池原需此以濟昆明呈貢晉寧昆陽等

四州縣之田地但海口出水處既已狹隘且衆水滙入之處又復沙隨水下以至壅塞泛溢而每年不無淹没臣前檄令另開子河以分其勢現已告成

奏報在案而海口尚有舊埂一條横塞其中埂外有牛舌灘一箇又側而下有牛舌洲一箇此一埂二灘攔阻不能瀉洩以致田地被浸其舊埂淤泥尚易挑挖而牛舌灘牛舌洲從来未經議挖臣竊思

畏難觀望則膏腴非民有罪實在官因先測量水勢海沿深八九尺近兩灘之水僅止九寸其不得條達暢流者勢使之然臣於去冬赴粤時將一埂二灘開挖工費切諭糧儲水利道黄士傑確估即令其遴員料理今據黄士傑禀報奉委修河隨於正月二十四日率領在工人員雲南府同知臧珊等同至海口敬祀

龍神忽見白龍摩空全身俱現閃爍有光鱗角爪尾

無不畢露其色初黒後白起直北之鳳凰山昇東
北之龍馬山約行五六里凌空而上觀者共驚奇
異然猶以為適逢其會不敢具報於二月十五日
破土興工又臨海口虔備牲醴敬告
惠濟龍王忽見雲從海起風雨交作見白龍上升彷
彿如前狀祭畢依然風和雨霽官民匠役瀕海居
民不下數千人無不驚奇欣慶竊思事關民命工
係創興惟神有靈事必克濟此皆我

皇上乾德升聞神靈告瑞不敢壅於稟達等語到臣臣

念興工祀告之日而

龍神兩次顯形是實許可此舉將必默助成功隨批

令致敬竭誠以襄厥事不可稍有懈忽以負神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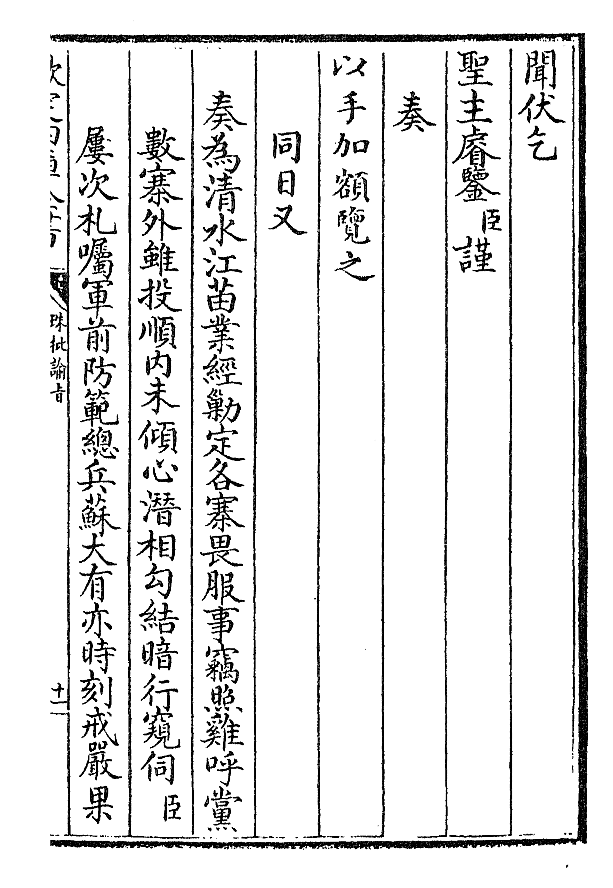
去訖續據黄士傑稟稱牛古灘一座今已挖平至

水面牛古洲亦已挖去其半再得數日俱可挖平

并於灘底挖出古錢數百文知此兩灘俱由沙泥

壅滯日積月累而致原非生成不可開鑿等語臣

復思此一灘一洲若僅與水平尚未能暢達必更深下三四尺方能通暢隨又飭令加工并俟灘洲完工後即挑挖舊埂再查得水尾有石龍壩橫梗中流水必紆迴不能直下而石龍壩又斷難開鑿臣已另買民田照值給價開築成河以便洩水統計月内俱可以報竣而四州縣或能涸出良田永利民生也除俟工竣另報外所有海口興工神靈告瑞及一埂二灘修挖緣由合先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以手加額覽之

同日又

奏為清水江苗業經勦定各寨畏服事竊照雞呼黨數寨外雖投順內未傾心潛相勾結暗行窺伺臣屢次札囑軍前防範總兵蘇大有亦時刻戒嚴果

於去冬十一月初六日夜近伺營盤遂集山梁雖
當即搜逐登時奔竄然不可不窮究兇首以別頑
良經臣檄飭蘇大有嚴加懲創前已
奏報在案今雞呼黨於去冬十二月二十四二十六
等日已將反覆者勦滅附和者招撫發兵凱旋往
回四日事已大定正月三十日據總兵蘇大有稟
稱查此番舉動實雞呼黨之計包辛安干州等為
之倡而東庫之新毛黨宜之黨東套夭腊之計往

等為之附和也因思計包辛曾經来營貢之獻兇繳械賠槨三事未經回報待至十八日計包辛帶領小苗二十二人牛一隻以為詰話之用隨訊及三事朦混支吾堅不承認即欲擒之復討首惡數十人若止獲一犯不足示警禍根未除且縱之去諭以此番詰話須要正經頭人盟誓方可准信爾等速回務同安干州往包章噶打計等同来方無翻悔計包辛見兩次放回心粗膽大應聲願来隨

密佈健兵聽號擒縛果見計㐌辛帯領安千州往包章養九金轉腮包長商噶打計及散苗老㐌竝天腊寨之姑辛共三十頭人投見本職責其起事之由并責其何以匿兇藏械該苗抗言兇首不知誰何刀鎗留以護寨等語號令一起咸就擒縛當即與陞任鎮遠府知府方顯及諸將等商同將首惡八名祭旗發兵隨撥派鎮遠協遊擊劉成龍帯領銅仁協守備韓生耀及千把兵丁八百名居左

黄施營遊擊章奇相帶領天柱營守備皮衮及千把兵丁七百五十名居右安籠鎮標遊擊任龍帶領提標大定思南等協營千把兵丁七百五十名居中撫標中軍遊擊高岱帶領千把兵丁一千一百名分撥彈壓公鵞柳羅以及子營堆子等處營盤分撥已定即將首兇計包辛安干州等分交三將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辰刻斬首祭旗發兵去後於二十六日據遊擊任龍劉成龍章奇相等飛報

大捷劉成龍帶領弁兵從左路進據險扼要鎗弩
齊發打死數苗搶獲大小鎗桿無數賊苗鬼師正
在鳴鑼跳鬼被兵丁一鎗打死餘衆始潰狂奔守
備韓生燿果敢爭先將一路馬樁伏弩盡行拔去
一面追殺一面將賊所棄欓牌填平陷坑直殺至
寨門喊聲震山右路章奇相一併殺到飭令守備
皮衮當先衝殺連放兩大礮打死數賊漫山奔潰
中鎗著礮被刀帶箭跳崖滚箐者甚衆搶獲鐵盔

標桿攩牌無數任龍從中路進三路一同圍住賊
寨隨將大礮一齊開放該寨賊苗魂奪魄喪爬山
滚箐而逃韓生耀當先砍寨而入千總康文王等
攻破前面爭先放火守備皮衮等衝破上寨火光
燭天天腊黨宜東庫三寨之苗懼官兵乘破竹之
勢一齊洗盡俱遙竄高山匍匐呌號稱為雞呼黨
逼脅原不敢生事今見天威再不敢作歹再不敢
違拗求開恩饒命隨諭以兇器盡繳首兇擒獻方

准指安今日且免殺明日来營聽諭當即會同收兵查我兵被輕傷者五人俱不致礙命於二十五日五鼓奉令班師當於本日申刻還營等情到職理合轉報至黨宜東庫夭腊烏交鵠演農交甲等六寨先後俱央雞擺尾雞右柳利九箄等寨為之擔保業已共繳鎗八十六門刀一百三口標桿一百七十根弩八十二張鐵甲五領竝自願各罰牛隻重為詁話尚有白索白汗及南江等處大小各

寨俱在央請良寨為之乞恩觀其情形甚誠且子
招安等情臣看得清水江之雞呼黨等寨因昨歲
輕易招撫未曾示以兵威苗性犬羊故復小有蠢
動今經此一番勦洗加此一番佈置則兇頑破膽
良懦自愈傾心且臣前過鎮遠時鎮將各官皆出
迎請示而各寨苗頭俱倉皇隨行赴鎮投見情詞
懇切立誓效順據此情形料可寧帖無事矣至其
餘苗疆俱甚相安可以無慮合併陳明臣謹

奏

嘉悅覽馬朕為古州八萬之憂懷今日始少釋矣然善

後事宜尤宜詳慎

同日又

奏為生苗勦定河路開通事竊臣為開通都江水道

計必欲勦撫定旦来牛欲懾服定旦来牛必須粤

兵兩路進攻且劃界設汛亦必黔粤文武公同踏

看酌議故經調遣粤兵一路從柳慶進駐劄諸葛

營一路從荔波縣進駐劄平宇江之上下兩路夾

攻則用力省而成功速臣已

奏報在案二月初八日據副將趙文英等禀報定旦

生苗阻截河道迭奉憲檄勢在必剿雍正八年正

月十七八兩日粵副將潘紹周粵叅將施善元次

第齊集二十一日分兵左右兩路疾走都江將及

申時直上定旦後梁賊苗擊鼓放礮我兵奮勇先

奪其土城礮鼓斬殺兇苗六人頑苗四山逃竄等

情臣隨批諭定旦来牛惡衆必當窮搜嚴治以盡
根株務使商賈輻輳漢夷樂利黔粤交通庶幾邊
疆永寧倘今日之姑息即異日之殘殺今日之草
率即異日之煩難若謂大局粗定即應收拾只了
目前不計久遠是即欺罔心盜賊心人或以為解
事我實不敢負
恩其詳思而審處之等語諭令去訖十三日據趙文英
等禀稱定旦苗民阿挨来營投順願歸原業早職

等暫予招安仍令招回合寨砍椿剢諭又於是日
通事帯領来牛之冷烏擺老粉柳怎岩擺烏羊邦
羊翁擺鳩冷皆等寨苗民阿巴阿鳳等三十餘人
請示招撫隨即曉以利害諭以恩威據稱情願修
路開江認納糧賦隨加獎勸以慰其心初二日有
上至平宇下至都江沿河四十餘寨苗民齊集軍
營砍款永作良民其定旦寨據阿埃止帯領老扛
阿雖等四人先来其餘尚未同来砍款等情臣又

嚴諭勦撫二字雖須並用却是兩端不當撫即勦不必勦即撫未有非勦非撫希圖了事而終能濟事者懲創安定事宜必須徹底籌辦毋許得半而止批令去訖續據報稱定旦餘孽盡逃生苗地方卑職等恐窮追藏匿愈深良頑不辨令通事傳諭若能擒獻首惡脅從者准予招安初六日據候補守備高本陽等率同寨比苗民拏解定旦首惡阿當到營即將阿當斬首梟示從此各寨俱知定旦

首惡罪不容誅其餘迫脅及不肯附和之領夔俾

因等二十六寨央求通事赴營投順呈繳兇械認

納錢糧各撫慰賞諭令其助工開路永作良善去

訖等情臣竊思定旦已勦而諸葛營之車寨有水

田三十餘畝棉花地二十餘畝議在其地建城若

不償其價值焉能使伊心服臣業經檄令查喚地

主從厚給價該苗心悅誠服出具木刻認領則該

寨志願已遂可無他虞矣臣更計與車寨相為唇

菌者尚有溶硐一處生苗地廣人衆為黔粤門户
目下雖無阻梗情形不可不乘此軍威宣布
皇仁使之懷德畏威則車寨益無所恃而通盤大局庶
臻寧謐隨檄軍前令一併料理據潘紹周張鉞慶
遠府知府徐嘉賓等禀稱正欲帶兵前進溶硐而
該寨苗民將所買兵米用船裝載送至諸葛營叩
見極其誠切隨獎賞去訖等情到臣此自柳慶至
諸葛營定旦寨之勦撫開路情形也其自廣西荔

波縣以至平宇来牛所發官兵據粤副將董芳黔副將卜萬年獨山州知州孫紹武稟稱於二月初七日在三峒地方會合初八日自三峒起營有土把總白登科帶領附近来牛之楊夔楊邦二寨頭人黎阿包楊阿斗稟討招安察其情實即令先行引路次日行至平宇九呈據險劄營該二寨又領楊翁霸飛等六寨頭人潘阿馬等迎接求撫隨動以開河之利懾以官兵之威俱傾心悅服而来牛

搖排搖曬等寨始終抗拒不出十二日據新撫之
九坐楊夔楊邦等寨報稱有搖排搖曬草招草雄
等寨因我等誠心向化開路搭橋隨集千餘山苗
隔江放礮聲言欲洗我等各寨望大兵作主等情
臣隨批示順者即撫逆者定勦勦為上撫次之先
勦正所以為撫地但撫恐終難免於勦即應分別
頑良速行勦撫若歸附者不能保護不但他寨裏
足不前又何以服向化之心批諭去訖又於二十

三日據董芳卜萬年禀報早職等至慨寨對山劄營有来牛暨苩抬苩雄揺排揺𡾜各寨頑苗數千人始而坐劄兩岸繼而直犯大營早職等以官兵為正兵以土兵為竒兵五路迎敵隨搗其巢穴該苗等從寨後山箐狼狽而逃奪獲火鎗長標環刀無數并獲牛羊猪隻分賞弁兵我兵俱獲安吉等情臣又密諭来牛首惡不可不除今羽翼既剪乘其孤立速行進剿江南北衆寨專視来牛之向背

為從逵来牛勦滅而既伏者益專向化之志其觀望者亦絶猶豫之心凡事須得主腦則其餘易於收拾批諭去後續據報稱遵諭於二十一日率兵直抵来牛該苗尚敢截路抗拒卑職等鼓勵將士奮勇衝殺直逼寨門除大礟打死竝墮江而死者不計外漢土官兵趕入深箐立斬首惡兇苗首級二顆盡毀巢穴羣苗無不畏懼南岸諸寨俱来就撫惟北岸草招草雄搖排搖曬等寨尚在阻截乘

此兵威大振之時於二十七日移營北岸相機佈置是日趙文英施善元等領兵亦至北岸會合劄營一處即同會議於二十八日帶領漢土官兵穿過已服之擺常寨分路直入攀援而上竟抵草拍賊巢賊苗驚逃我兵四路搜殺有歸順各寨苗民恨其素惡焚搗其巢職等乘勢進剿搖排搖𩦺等寨其草雄一寨係草拍迫脅曾將通事護送還營故特宥之因天雨收兵俟晴霽窮搜等情又據董

芳等禀報有通事帶領倬爽大小二寨草雄三寨柳磜平甲柳排牌告小腦千家甲雄共十二寨頭人到營投撫認糧隨諭以官兵進来開這河道上通雲貴下達廣西使客商往来原是利益你們不是要你田地錢糧爾等既然自巳情願納糧亦不拘多少以後務要解釋仇怨開修道路保護江河拒絶山苗便得長享利益各苗俱歡喜叩頭割具木刻領示而去隨派黔兵開修上江一帶道路護

軍運糧粵兵往三峒一路安臺護運荔波一帶軍糧又派黔粵官兵前往来牛後山砍伐荆棘放火焚燒以絶姦宄以便往来又撥兵開修擺常路徑以便大兵前進搜緝餘黨等情此来牛等處勦撫開路之情形也臣查古州一處東自黎平西抵都匀計程五百餘里北自清江南抵粵西荔波計程七百餘里必得四通八達聲息相聞在在無阻然後可保永寧至都江水道古州至来牛江水平潤

間有小灘稍為修鑿已可通行来牛以上至獨山州屬之爛土司舟雖現在可行尚有數處灘石應鑿其陸路自古州至定旦俱屬坦平自定旦至来牛雖經開挖尚須修整来牛至爛土司尚未開成大道一俟餘孽盡除即可漸次就緒但新闢苗地沿江一帶非重兵不足以彈壓查黔粵各營俱無可抽調相應懇祈

聖恩准於通黔粵河路安設一營添兵一千名分佈塘

汛俟二三年後諸如內地然後再議酌減庶於新
疆有益除俟兩省文武各員將分疆設汛等事會
勘議詳到日另疏
是題到有旨倘仍覺兵力少單不可將就從事新闢如
題請外所有勦撫開通各情形合先繕摺具
許生苗地界理應增添兵弁者萬不可惜小費而致貽
奏伏乞
後悔如果訓導苗頑俾兇愚之性如內地人民各知禮
聖主睿鑒再此番調遣粵西官兵鼓舞奮勇出力尤多
讓法度比時再加抽減未為不可也遵旨行
合併陳明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請酌添養廉以廣

皇仁以勵官方事竊惟

朝廷設官分職即末秩亦重考成而臣子效力宣勞

惟苗疆尤資條理臣巡視粵西親飭僚屬見各屬

首領佐雜等職多能隨分自矢黽勉奉公其流官

佐貳協辦土司事務并有專責最為緊要二者向

無給與養廉之例官微祿薄日用維艱一至奉差尤難措辦在有志上進者雖守清操不無隱忍其不肖流輩顧慮身家或則指稱公事射利病民或則勾通土司害苗生釁均未可定所當預防而早為之所也臣仰體

聖主優恤臣下之至意常俸之外遍給養廉實從來所未有茲首領雜職暨漢土司州佐等官應請一視同仁量予養廉以示鼓勵至粵西撫司道員已有

成例復蒙
皇上添賞銀共九千兩
天恩優渥無庸再議惟左右江二道現給銀一千六百
兩計一切費用尚屬不敷應請照蒼梧道之例再
加銀八百兩則支度從容其餘府廳州縣或以現
在添設之員未定養廉或其中多寡未盡均調臣
查閱地方與撫臣金鉷悉心酌議統計應添之數
共一萬九千七百一十兩倘蒙

俞允於潯梧二厰税羡項下尚可支給自雍正八年為始照新定之額給發永以為例則公私兩便大小有資凡邀格外之
恩施益思分内之官守雖雜職微員夷疆末吏亦將感奮勸勉各圖效犬馬之報於萬一相應繕摺具
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好照所請行

同日又

奏爲覆

奏事竊臣報明鹽銅課息一摺荷蒙

硃批辦理妥協之至有何可諭但沈廷正操守甚不可

信卿酌量之不可因專政避嫌倘有疎虞朕惟卿是

問耳回滇時將朕諭令沈廷正知之欽此臣於三月

初八日回滇隨欽遵

聖諭密示聞知沈廷正敬聆之下激切惶悚繼以涕泣據稱廷正以微末庸材且屢有罪過叨荷
聖恩格外矜全並授茲重任若復少存不肖豈是人類等語臣查沈廷正頗有歷練亦具才情其向來行止原多不愜人意及蒞任滇黔共事幾二歲臣惟推誠相待事事裁衷時有勸詞務規以正而沈廷

不過行不去耳

正極相敬重亦深信服就現在操守並未少有染

畫出伊形像矣

指但器局瑣屑意念游移可以辦細務而不足以

當大事是則其短臣不敢為之諱至於一切錢糧雖係撫臣專政原屬臣所兼理夲無嫌可避亦何敢少有疎虞獨以臣衙門事務實數倍於撫臣若得盡心協力不因臣總理而有所諉卸庶事益周詳而可免遺漏以故於離省赴粵時面同司道諄切言之復經附陳上瀆

聖聽也理合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土司納課野夷輸誠事竊雲南孟連土司地方

逼近永昌屬隸緬國其俗慓悍好劫自古不通中

國本

朝開滇以後該土司仍不服提調未經授職每年止
上差發銀四十八兩交永昌府轉解此外一切公
事即奉牌諭亦竝不遵照歷久相安業視為成例
昨歲臣檄該府清查邊界據該土司刀派鼎申稱
孟連一隅極處邊末內屏中夏外捍野夷山高箐
密民無恒產惟賴募迺銀廠以為用度故自前明
以來世世相承未曾貢賦今
聖天子在御萬國來朝且孟連地方數年以來仰賴

皇上洪福安享太平年年豐稔情願自雍正七年為始每年納廠課銀六百兩以充兵餉等情臣查邊遠酋長惟應律以恭順原不必科其錢糧但土夷重財即所以重禮若無此須上納轉難以示覊縻隨經批准令其按年交解茲於雍正八年三月初五日據布政司驗報孟連土司刀派鼎所認納七年分廠課銀六百兩業經解司兑收除應會疏報明

為數覺多可量減否

外合先

奏明又鶴慶府屬維西邊外有怒江三道過江十餘日路有野夷一種名獥子剽殺搶掠久居化外新設維西通判陳權約束撫綏頗有條理獥子等羣生感激相率来維將麂皮二十張山驢皮十張麻布三十筝黄蠟八十觔煩通事稟請願將此土產作賦永隸
聖朝該通判加以勸諭令將土產帶回而衆獥子各交頸環叩誓願將前項土產著為年例以表傾心情

甚懇切該通判始准收存簿示奬賞具報前來臣

查懲子內向願納土產事雖微細意頗諄誠隨經

批司准其交納該通判變價交司存公並於奏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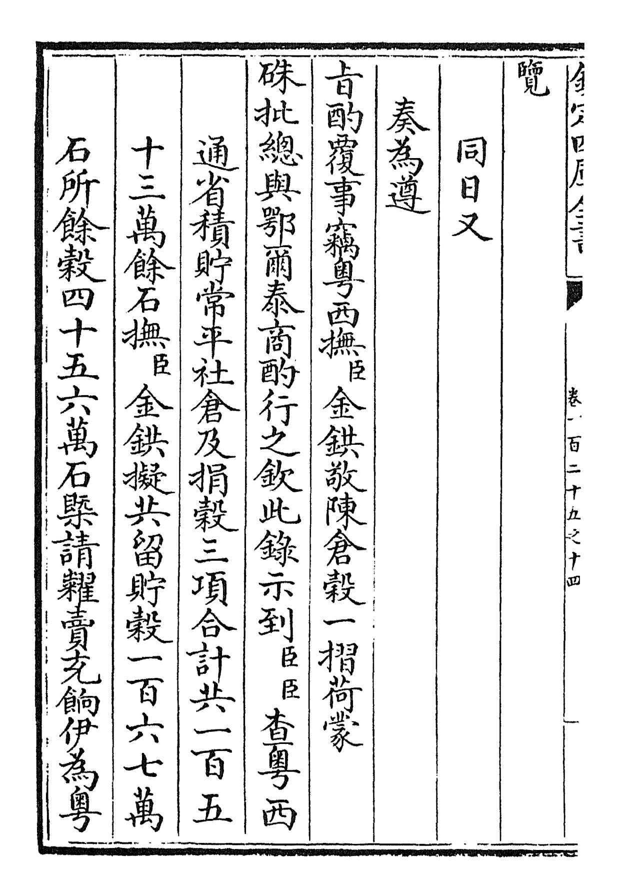
錢糧文尾叙明不入額款其每年交納之時賞給

鹽三百觔以為犒勞業已存案訖合併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遵

旨酌覆事竊粤西撫臣金鉷敬陳倉穀一摺荷蒙

硃批總與鄂爾泰商酌行之欽此錄示到臣臣查粤西

通省積貯常平社倉及捐穀三項合計共一百五

十三萬餘石撫臣金鉷擬共留貯穀一百六七萬

石所餘穀四十五六萬石槩請糶賣充餉伊為粤

西一省計自屬可行但據臣愚見身任封疆須合
隣省而通算盈絀不應就本省而獨籌多寡盖凡
事有備則無患交濟斯有功天時豐歉不齊人事
總可補救即如廣東一省務末而賤農者多故仰
食而販買者衆歲即豐收而乞糴於西省者猶不
下一二百萬石是西省之饒餘實以資東省之缺
乏也又如湖廣全省向為東南諸省所仰頼諺所
謂湖廣熟天下足者誠以米既充裕水又通流之

故而昨歳楚省歉收吴省豐稔江南之米且轉運濟荆南是湖廣之熟猶未可全恃矣粤西界連衡永湖湘江而直達長沙倘有所需粤未嘗不可以濟楚也又如雲南一省山多田少水路不通大潦猶可望半收小旱則難籌一策臣到滇時具悉從前米價竟有每石貴至十兩十五兩者縱使隣有餘粟無從接濟是以臣立意開濬通粤河道務俾舟楫来往以為緩急之資原非僅為商賈貨貲計

也且粤之柳慶二府與黔之都黎二府接壤今都江開通無悍苗阻截將来粤舟直可以抵黔是粤省縱有餘粟未始不可濟滇省並以備黔省也臣通盤核算所貯一百五十餘萬石穀止得米七十餘萬石固不為過多似無庸變價況即以變價論計四十五六萬石穀每石約價三錢上下不過易銀十四五萬兩與其貯銀何若積穀緣需用銀時每石穀總可得三錢上下之價原無異於貯銀若

需買穀時恐三錢上下之價斷不能得一石穀適所以費帑矣又據云不通水路之處不能接濟隣封脚費比米價多至兩倍萬難出糶擬減十分之七或十之二三其南太梧潯平五府及宣化崇善二縣酌請加增存貯等語臣查郡多盈寡權有通無倉儲之要計係屬應行但以不通水路糶費倍多之州縣不能接濟隣封之故始擬酌減存留是通水路各屬之穀原可以資接濟自不須議減而

南太等府縣應加增存貯之穀勢必仍令不通水路之州縣撥運則所需脚費諒亦不能太輕而添益倉厫等費又為所急需若統於糶出三錢上下穀價內開銷似不若俟歉薄之歲價值昂貴之時先期撥穀臨時定價既可無誤接濟並亦可資運籌此件臣當再與金鉷妥酌通變行之其桂林一府為省會重地兵民商賈輻輳雲集食指浩繁且與柳州為左右臂原存穀數並不為多今議府縣

此論是當之處不可言諭天地神明必鑒之矣

兩倉止貯穀六萬石減去五萬三千石是止實貯米三萬石非所以重省會也據臣所慮必不可行至以黴浥折耗損物累官為慮臣思存七糶三出陳易新立法固已盡善而調劑在人其有虧空者半係官吏侵那其致黴浥者多因倉厫滲漏典守之責參處何辭若止於頂面氣頭及積久因陳稍有蟲蛀等項則情有可原不難設法彌補是惟在諸大吏秉公執法就事察情但能一視不偏自可

相安無怨其多貯穀之各府州縣雖曬晾出納盤運交代之際原不無折累然籌大益者自不惜小損計長久者定不徇目前臣愚以為粵西倉穀只應隨時騰那似未便易價減少者也緣係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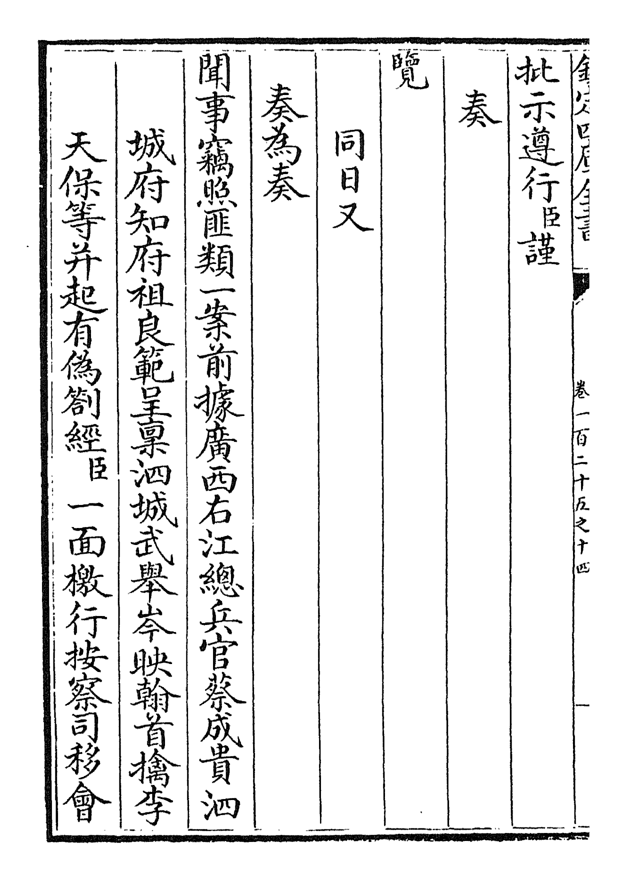
旨酌行事理除將臣所見備細札商撫臣金鉷外謹繕

摺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

是極



批示遵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匪類一案前據廣西右江總兵官蔡成貴泗城府知府祖良範呈稟泗城武舉岑映翰首擒李

天保等并起有偽劄經臣一面檄行按察司移會

該鎮并轉檄該府公同嚴訊務期究盡根株并查
與廣東匪類是否一起一面密檄滇粤二省地方
文武嚴加訪緝業經
奏報在案續據蔡成貴祖良範等先後呈稟稱案犯
黄結勞有功已自投首又獲王士忠即黄士忠韋
宋等公同嚴訊審得李天保一人四名遊手無賴
借符水行醫誆騙銀錢勾結匪黨搜得邪書等項
俱經起解等情又據雲南廣南府營申報據土富

州報稱奉廣西右江鎮牌密拏受劄匪類黃玘兆隨經拏獲黃起平供有蔣先生散劄復獲蔣先生趙大哥黃國雄羅老四等共五犯解赴右江鎮去訖等情此廣西匪類一案也至於東省所獲匪類

臣差人探聽係李梅陳京眷區世義梁宗傑胡伯楊等訛騙鄉民揑造謠言有温亞七首發陸續拏獲各犯經督臣郝玉麟飭發會勘指稱文姓在陝西有兵馬從廣西而来之語純屬虛揑原無謀逆

情狀但黨類實繁現在查拏等情又據梧州府知
府袁璣稟報探得東省督標把總王泰於正月二
十九日在新會縣之甕洞地方拏獲散劄匪首李
梅解赴總督隨發收審等情此廣東匪類一案也
臣查此等姦匪或以堪輿賣藥周遊隣省或以念
咒書符搖惑愚氓始以空掘金銀為招致之術繼
以禳解瘟疫為訛騙之方捏造異言散布偽劄姓
則時李時張名則有三有四如鬼如蜮假瘋假癡

蓋自元二年巳遂有此事向因地方官並不實力察究一經事犯或匿不具報又或據實具報而上司反加呵斥以為好事以為不解事隨亦互相隐諱草率完結以致各匪類並無忌憚反自以為得計而為其所愚惑者且將以為可恃而可信誰貽之禍實厲之階殊不思姦徒匪黨雖

盛世不能絶無然何術不可以愚人而必假偽號何計不可以騙錢而必造偽劄偽號偽劄俱可以不

究則更有何事應究者況不忍於二三匪類致令
百千愚民被其哄動至蹈法網是恩是害孰重孰
輕於匪類欲故示寛容於
國家亦有何忠愛害人心壞風俗而不之恤且以為
身謀豈不竟同於匪類而自安狂悖者哉臣言念
及此實切痛恨前在粵西已明切開示及至回滇
又屢經札屬茲奉到臣前
奏報匪類一摺荷蒙

硃批此等匪類之為害甚於賊盜當不時留心訪察者此案宜竭力嚴究審擬可傳諭金鉷等不可存恐其拖累之小見草率將就完結也欽此臣隨復敬錄

聖訓傳諭金鉷等去訖伏查廣東匪類另為一案應聽該督撫審結廣西一案業已擒獲多人錄供解省

撫臣金鉷玆無瞻顧因循必能竭力嚴究俟審擬到日臣意除實在無干供扳牽連人犯應行省釋外首惡匪黨定正法梟示其雖無同謀而知情影

是

當

擬

從者俱應處死其雖非夥從而知情買劄者俱應
分別發遣至並無知情偽造亦並無夥從詐騙但克發黑龍江等處不可仍留內地
出銀收劄以圖免禍人犯雖情似可原然其中良
頑不一亦應秉此審驗約束安插總之既係匪類
縱過嚴亦不為殘而統計或轉為惠草率將就臣
等斷不敢存此小見也再泗城府武舉岑映翰感
戴
聖恩實切圖報荷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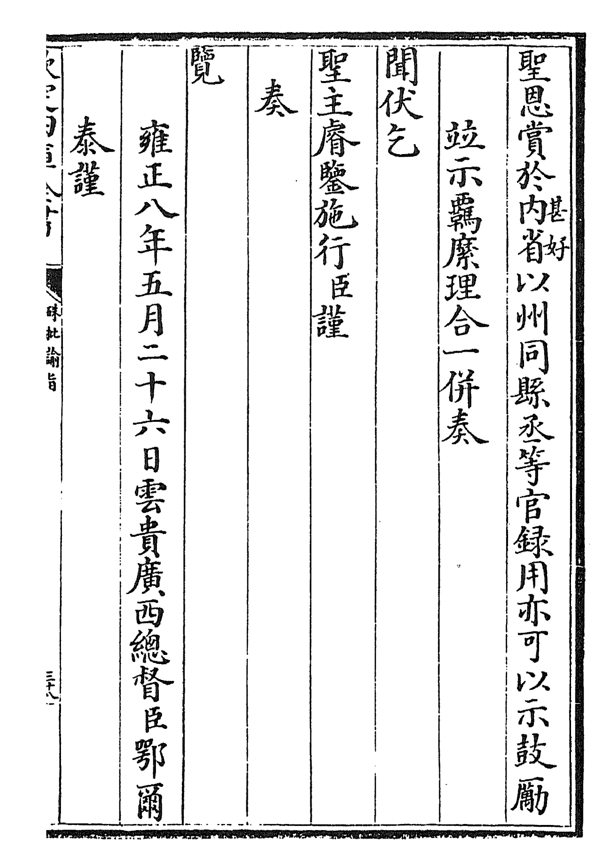
硃批岑映翰可嘉之至賜給千金以示鼓勵度其人才可以如何加恩處奏朕知之欽此臣隨知會撫臣金鉷并行布政司酌動款項著宣

旨賞給千金至其人才似止可勝守備或

命臣於廣西雲南省酌量請補或准給咨赴部引見相應候擬欽題補送部引見

旨遵行又岑映翰之胞弟貢生岑映奎頗有才幹亦思

上進或邀




聖恩賞於內省以州同縣丞等官録用亦可以示鼓勵甚好

並示羈縻理合一併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地湧滷泉民霑

膏澤事竊照雍正八年四月初一日據黑井提舉司安

鼎和詳稱黑井五馬橋西岸河畔沙石地上於本

年正月初一日忽湧沙滷一區隨行掘濬流而不

竭報經鹽道差人查驗可以成井無汲煎試看俱

可成鹽已奉鹽道發銀到井畀職協同吏目孫復

鳩工開挖已見黃泥夯土實係鹽滷正源水味釅

鹹晝夜不息人民驚異共慶嘉祥現在督修井臺

俟煎辦成效再請定額合先詳報等情到臣臣查

雲南各井以黑井為最所出之鹽行銷亦廣今五

馬橋畔以從無滷脈之地忽湧此泉其味醲鹹其

水旺盛就現在試煎數目合算一年應出鹽觔不

下一百萬將来可另成一井於

國課民食皆甚有裨益但滷水之濃淡冬夏各殊柴

薪之遠近運費不一是應發薪本應賣鹽價以及

出鹽額數行銷地方俱難以預定而所當熟籌隨

批行查議去後今據布政司張允隨鹽道馮光裕
會詳請俟年底較定鹽額多寡滷味濃淡量其所
費薪本定議請
題等語臣已准令飭行該提舉督率竈户預領薪本
將新出滷水按日儘數汲出竭力煎辦發運行銷
將賣獲鹽價除薪本脚價外餘照數歸公暫作羸
餘具報統俟年底按實查明共煎出鹽若干運銷
若干可定額數若干應給薪本若干再行會題請

旨著為成例所有具報黑井地湧滷泉緣由合先繕摺

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大好事也題到有旨

同日又

奏為開鑿河道以利民生事竊照雲南尋甸州之宣

甸二里宣化七里之歸龍寺果馬里十甲之潘所
海子乞曲里之五里箐四處水利俱已修濬完竣
前經臣
奏明在案復查得海子乜大河接連尋川河係滙嵩
明尋甸兩州之水每至五六月間雨水洊至漲漫
洋溢加以馬龍一州之水會於七星橋下衝激尋
河之水逆流泛濫淌於城南平川之内不惟可耕
之地盡棄為水宅即沿山四隅成熟之田亦歲被

湮沒歷来無策捍禦臣細加博訪知尋川河之湮
沒實由於馬龍河之山高勢急衝激尋水倒行逆
流不得暢瀉之故欲治尋河使不逆流莫若使馬
龍河不爭水道欲使馬龍河不爭水道莫若使尋
河泛濫之水另開一河彼此不相衝激則順勢安
流可以暢瀉而無阻查該處木龍村後名曰後海
係泛濫之水蓄聚之區海前橫隔山梁鑿之使成
子河則泛濫之水從後海東流入於尋河之下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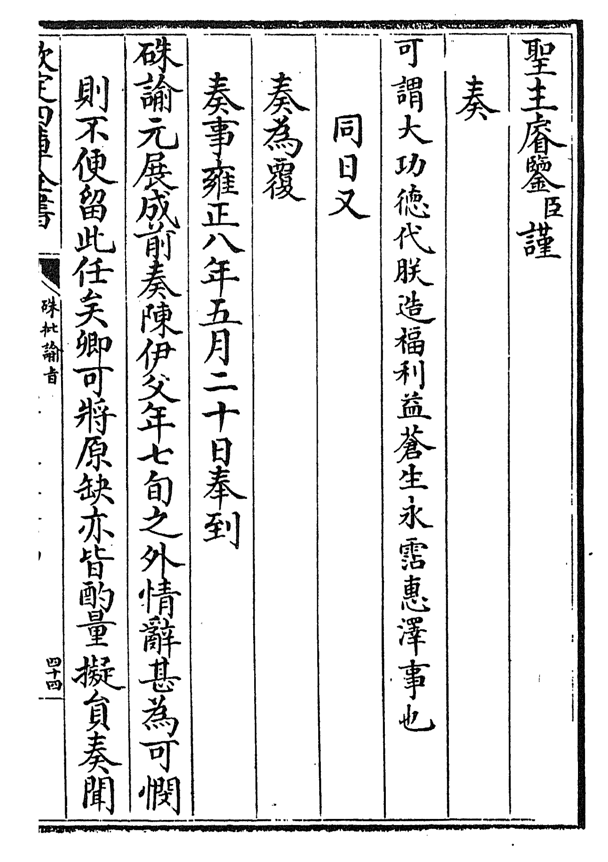
與馬龍河分道別流可以無憂漲溢復經詳諭該州知州崔乃鏞令於秋後覆勘作速興修毋得畏難避怨務期成功去後茲據崔乃鏞詳稱卑職遵諭即親往相度地勢自木龍村後開鑿河口起至橋頭村大河口入於下流止共丈量得七百四十餘丈中間堅硬頑石計有一百四十二丈高三丈二丈不等於雍正七年七月擇吉致祭十月初二日鳩衆興工卑職親身調度指畫督率盡力開空乙

至今年正月二十五日業將河形空開中間石梁
鑿通計新開河口寛三丈二丈不等河底寛丈餘
二丈不等儘可洩後海之水歸於下流不復致泛
溢請委員勘驗計垂永久再宣甸兩里現在耕種
之田較之水淹荒田僅有十分之三今尋川兩岸
涸出田地計可增二萬餘畝可否將涸出田畝以
一半賞給出夫應役人等并各効力士民暨設立
水利頭人領種納糧其一半令附近居民酌量納

價領田永為已業統俟秋成後另行丈勘造冊申報等情臣已批准并行布政司會同糧道委員勘驗定議通詳在案謹按水利之興廢實關民生之休戚屬在滇南尤為要務臣不自揣欲將東西兩迤凡有可興之水利逐處興修此二年以來勤訪密查不遺餘力除現在省城六河昆明海口并迤東諸府所屬一切河渠閘壩各項疏濬開築已粗有頭緒其餘迤西各屬有已經查勘者有未經查

報者務期確知以便委辦在舉事之始雖不無所
費然皆臣力所能嗣後則有涸出田地竝丈出田
地應行變價銀兩現核數目已約有數萬即以此
項辦此事總屬有餘斷無不足是以臣屢蒙
恩諭恐力有不能令請動正項而竝不敢請動正項亦
不敢請動羸餘也獨是導水濬河務期一勞永逸
暫行補救易長籌通利難就事治事易以人治人
難臣愚擬俟各工報竣即備細彙敘具本

題明請於道員廳員並佐雜官員內分別河道遠近酌量改銜兼銜令總理分理各屬水利再酌留歲修銀兩分定勤惰考成立季報月報之條著具詳具結之例其督撫藩司仍應將要緊河道分派著落令不時勘修俾於總管之外又各有專責庶現在各屬員役不敢怠忽從事即後來大小官吏亦不致因循並無可諉卸或於邊方水利實有裨益合併附陳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可謂大功德代朕造福利益蒼生永霑惠澤事也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雍正八年五月二十日奉到

硃諭元展成前奏陳伊父年七旬之外情辭甚為可憫

則不便留此任矣卿可將原缺亦皆酌量擬貟奏聞

欽此臣看得廣西布政司元展成心地坦白才具通達亦有肝膽能求義理自調粵以來金鉷甚與和衷僚屬皆相傾信現在一切事務已將少有頭緒今蒙

聖恩念伊父年老不便留此任令將原缺擬奏此誠

天地父母之心凡屬臣子皆應感激思奮者臣何敢異議但念廣西藩任在今日尤關緊要緣初欲清釐尚少條理若遽易其人未免轉綏其事況元展成

由州牧微員叨荷

殊恩數年之間拔置臬司旋補授布政一事不成寸長未效若遂顧戀私情欲移近地其父若賢者必將責以大義斥為不肖子元展成即日侍左右亦何以自處且聞伊父雖年逾七旬精神健旺步履如常即遲一二年待公事粗畢替代有人然後或請歸省或圖迎養此不必兼顧而適所以兩全也至於藩任原缺據臣所知現在難得其人如雲南按

察司常安操守清介辦事甚勤雖器局微小然明
白詳慎可勝藩司之任但金鉷甚與不和難以共
事如貴州前任按察司徐本明晰安詳兼有見地
此員似可勝粤藩現已奉
旨調補江蘇此外臬司各道雖各有所長克盡職守然
求其可勝藩任並與粤藩任人地相宜則尚須觀
其後效臣未敢驟許其能相應懇祈
聖恩或

特簡賢能補授廣西布政再令元展去任或將元展
成仍留此任俟諸事畧有條理於今冬明春暫行
委署准伊赴京引
見俾得就近省親益酌迎養庶久任可望成功而暫離
亦得伸下悃矣是否有當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所論甚是但朕於此等處實有所不忍卿可將朕意與

卿之論詢問元展成必使伊得遂其情而朕心始安也或令暫來引見就便見伊老親之處與伊商酌奏聞若往返不致曠日愈妙

同日又

奏為恭報滇黔二省豆麥收成分數仰祈

睿鑒事竊臣從粵西由黔回滇目擊沿途所種豆麥各項茂盛倍常豐收可卜經檄行各布政司分析查報去後今據雲南布政司張允隨詳報除石屏嵩

義師宗元江騰越新平景東等府州縣具報不產
豆麥外昆明安寧禄豐呈貢嵩明霑益尋甸宣威
建水河西寧州通海開化鎮沅恩樂廣南普洱威
遠浪穹鄧川永北太和雲龍雲南保山永平蒙化
劍川廣通定遠鎮南南安順寧雲州姚州大姚和
曲烏蒙鎮雄永善等四十府州縣豆收俱有十分
麥收尚不止十分晉寧易門富民羅次羅平馬龍
南寧平彝廣西蒙自新興江川賓州趙州鶴慶麗

江楚雄等十七府州縣豆收實有九分麥收實有十分昆陽彌勒陸涼宜良阿迷河陽路南禄勸元謀會澤等十州縣豆收實有八分麥收實有九分等情據貴州布政司鄂彌達詳報民間布種豆麥雜糧等項貴陽貴筑貴定龍里安順鎮寧永寧普定清鎮南籠永豐桐梓平越府平越縣黄平思南思州青溪大定平遠黔西等二十一府州縣俱係十分收成定番廣順開州修文安平普安州普安

縣安南遵義府遵義縣正安綏陽仁懷餘慶甕安
湄潭都匀府都匀縣獨山麻哈清平鎮遠府鎮遠
縣施秉安化印江婺川石阡龍泉玉屏銅仁府銅
仁縣黎平永從天柱錦屏開泰威寧畢節等三十
九府州縣俱有九分收成至於蠶豆豌豆尤肥大
異常等情各到臣伏查滇黔兩省自春入夏雨澤
霑足是以豆麥雜糧俱獲豐稔雖雲南省城於四
月十七日酉戌之交二十二日自亥正至子初暴

雨如注山水陡發東北鄉淺溥堤岸衝決數處幸俱於次日旋即雨歇無因小麥已八九登場秧苗半未栽插故不至為患臣立即親勘委員補築現在高低田畝業已遍栽禾苗青葱盈尺仰賴聖恩或可羣望有秋也貴州廣西自四月中旬後亦雨水稍多然俱無損春熟而有益秋成除廣西春熟分數俟呈覆到日另行奏報外所有雲貴二省豆麥豐收分數合先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實慰朕念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十四